

四海文丛
杨克 主编

石榴花红

Shiliuhuahong

红茶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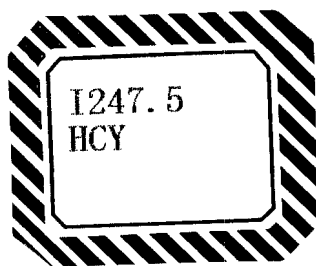


海风出版社
HAI FENG PUBLISHING HOUSE

石榴花红

红茶叶 著

二〇〇六年八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榴花红/红茶叶著. —福州: 海风出版社, 2006.8
(四海文丛/杨克主编)

ISBN 7-80597-611-2

I. 石. . . II. 红. . .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5603 号

书 名: 石榴花红

作 者: 红茶叶

责任编辑: 刘 克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 187 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梅州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8 印张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597-611-2/I·121

定 价: 18 元

面对风雨永远挺立着

——读小说《石榴花红》

张永和

通过朋友介绍，距我居住地几千里地外的广东的电视台女记者红茶叶女士的长篇小说《石榴花红》，放在我的案头。恰恰这些日子，我随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的几个栏目忽南忽北地到外地去录相，可说是马不停蹄，这部来自遥远异地的大作，我竟没有时间拜读，一拖便是好几个月，好不失礼。

“五一”长假，总算可以喘口气了，忙把这部小说拿来赏读。这一看，竟放不下了，用了几天时间，一口气就把这部 17 万字的文笔细腻引人入胜的小说读完了。然而，掩卷之后，浮想连翩，有些话竟按耐不住，只好一吐为快。

女主人公石榴，是一个生于偏僻山村的姑娘，她的童年可让人掬一把同情的泪水。刚满 6 岁就被寄养到外婆家，寄人篱下的经历造就了小石榴坚强而孤僻的个性。在她成长的历程中，石榴的命运太坎坷了，有两次差点丢掉了小命，一次是意外的药物中毒，一次是无人照顾的小姑娘差点掉进滚烫的大锅里，九死一生……

然而，俗话说“东风常向北，也有转南时。”改革开放的春风，使多少昔日在风雪中瑟索发抖的家庭，重新获得了雨露阳光，小石榴的家发迹了，居然富甲一方。但是，多舛的命运总是挥之不去，石榴的家庭，又接连遭受了不幸……

家庭的变故，令石榴那颗受伤的心，再度泛起了波澜。这时，已经长成大姑娘的石榴，紧闭着的情感大门敞开了。一个高中同学走进了她的心田。山盟海誓抵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他抛下她走了，去了令这山村人无限向往的深圳。

可以慰藉石榴快要崩溃心灵的，是她如期考上了本市大学中文系，一时令乡梓艳羡。她又把自己的爱情托付给了她年轻倜傥的班主

任。不料，命运再一次捉弄了这个纯朴的姑娘，她的恋人看重的是如何往上爬而获得个一官半职，石榴选择了逃离……

阳错阴差，为了不让年迈的母亲伤心，石榴最后和一个官宦子弟结了婚，并且有了身孕，可是石榴很快发现这位丈夫对她的情感并不专一，而是拈花惹草。正当石榴忍无可忍时，丈夫的父亲因贪污受贿被双规了，丈夫也老实了，儿子也出生了，石榴又一次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面对这个飘摇的家庭，她将如何举步，为读者留下一个不确定的答案……

情节围绕着石榴的经历、事业和与三个男人的感情纠葛层层展开，如剥茧抽丝，层层递进，流畅自然，令人不忍释手。

作者熟读中国古典小说，尽收其中精髓。在结构上采用章回体的方式，以石榴的成长和她的恋爱、婚姻为经，以其它事件和人物为纬，十七万字的小说，由一个个章节构成，一章一个小故事，一章有一个悬念、一章有一个小高潮。一个个小高潮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作者写作经年，有着游刃有余的驾驭能力，作者好似漫不经心的叙述，却是现实社会的反映和生活在中的真实写照。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是“真实”。审美最大魅力在于真实。作者毫不掩饰当前许许多多不尽人意的社会现象，包括一些人在道德上的缺失。作者是把自已的小说，放在今日社会的大环境中去描绘。唯其如此，这部作品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让读者感同身受，皆能感受其中一段就是写及我，写及你，写及他……一个个人物，一桩桩事件，看得见，摸的着，如自己所见，如自己所闻……

小说作者着力塑造的女主人公石榴，是一个平凡又坚强的山区女性。年轻轻的，却屡经风风雨雨，沟沟坎坎。童年的苦涩，家庭的重担，恋情、婚姻、婚外恋……一波三折，令人扼腕。然而，山区女子的坚韧不屈，有如大海中的一堆高耸的巨石，任凭风激浪打，我自巍然不动，忍受一个个磨难，化解一个个危机，挺立在繁乱复杂的社会中……石榴这一人物的人格魅力，审美意义也即在此，今日大千世界，变化多端，压力频发，做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平民，尤其是一个女人，而对残酷的人生考验、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便能渡过险滩，安抵彼岸。这种人生态度充斥在字里行间，这便是石榴这一平民女子的意义所在。

女作者常有的特点，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感人，在这部小说中也有很好的体现，令人再一次领略女作者的生花妙笔。

拉拉杂杂，还包括许多费话，岂敢称序，聊作一篇不及格的书评吧。谢谢读者看完了我这蹩脚的文字。

2006 年“五一”长假于北京悟心斋

张永和简介：

张永和，国家一级编剧，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频道策划、撰稿。曾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文华奖、中国京剧节金奖、首届老舍文学创作奖、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等大奖。

主要作品：电视连续剧《大清药王》，《天下第一丑》；戏曲电视连续剧：《烟壶》、《风雨同仁堂》、《忠义千秋关云长》；北京曲剧《烟壶》、《龙须沟》、《珍妃泪》；京剧《风雨同仁堂》、《武则天》、《四美图》；昆曲《贵妃东渡》；评剧《金嗓歌王小彩舞》；传记文学《马连良传》、《笔佛唐杰忠》，长篇小说《大清药王》、《天下第一丑》。

第一章 石榴花开 1

石锤的爸爸老石在接到电话后，却高兴得晕头转向，一迭声地说“好好好，是女儿，好。”正开着庆祝大会的他匆匆请了假，然后就急忙打电话告知女孩儿的大伯，大伯听了也同样高兴，竟然说，“阿弟，这下好了，日后死了就有人哭葬啦。”

第二章 阿云出嫁 19

80年代初，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百花争艳万物更新，随着收音机的扩音器，外边的精彩也一个个涌进山里妹子的心窝。阿云几个小姐妹决定自己当一回媒婆，于是对小伙子们各自都留了个心眼。

第三章 冷冬 24

太阳刚落下不久，山里的小路死一般寂静，山里人爱串门，但都是上屋走下屋，提着个马灯明明灭灭，这是山村夜里彰显的些许光芒。走出大门，北风嗖劲地刺进衣领，石榴有些害怕地拖了拖古风琴的衣角。

第四章 返城 29

古风琴知道自家男人的脾气，知道闹急了对自己没任何好处，而且她也并不是个能撒泼的高手，何况深知“软绳子才能套死人”的治夫之道。

第五章 古风琴还债 32

当石榴看见这个被自己恨入骨的野男孩时，调头就走。男孩愣了愣，一改平常的顽劣，轻声叫住她，小心地问道：“有什么事吗？”石榴不语，走得更快。

第六章 石锤娶妻 44

瓜棚镇的车自然地都开到 he 那里修，石锤的技艺是一流的，很快，老石家的日子红火起来。媒婆把门槛踏得山响，石锤是老实人，架不住婆婆妈妈的唠叨，急了，就对媒婆说：“问我妈，我妈怎么说就怎么定。”

第七章 不甘平庸 59

本来，石榴就不笨，只是比别人多了根懒筋而已，男生的无意伤害如利刃彻底挑断了固有的懒筋，从那一个晚上开始，石榴再也不用古风琴催着读

书，再也不用古风琴把她从电视屏幕面前赶走，反而是每到晚上12点之后，古风琴忍不住会从被窝里爬出来让石榴休息。

第八章 飞来横祸 63

古叔婆煎的荷包蛋是特别的香，这大概是石榴走后，再没有领头的人往盛鱼露的瓶子里灌水了的缘故吧。

第九章 酸涩初恋 73

石锤就这样去了深圳开的士，石鼓为了偿还债务，随后也到了深圳谋生。老石家鼎盛时期置买的房产孤零零地荒废着，围墙里无人耕耘的菜地，被蜘蛛老鼠们携儿带女盘踞一方。

第十章 第一次挣钱 93

质检员也罢，咨客也罢，对石榴两姐妹都是新奇而充满活力的词汇，它们就像深圳这个淘金之地一样吸引人。

第十一章 大学时光 98

老石恋恋不舍地起身跟巫老师和小书记握别。转身才走两步，巫老师却突然很热情地叫道：“石叔，还有饭菜票未领。”这一声叔叫得老石心头大热，老石感激地转过身，恭恭敬敬地从巫老师手中接过饭菜票。

第十二章 魂断石榴江 122

激情昂扬惯了的陈紫倏地红了脸，这个男孩真让她动了心：“女为悦己者容啊，陈紫，趁年轻好好妆扮自己。”胡丽媚终于从云雾里探出头。

第十三章 贫穷日子 141

每个月不足三百元的工资确实拮据，有好几次，收电费的来到时，刚好只石榴一个人在家，因算算口袋里的钱不足交费，石榴大气都不敢出，关了灯，任收费的在门口把门敲得山响。

第十四章 巫仁清升官 175

“谁！”一声低沉而有力的断喝，吓巫仁清一跳，扶着墙站定，这不看打紧，一看吓得巫仁清不觉脚一软，差点跌倒。“贾副书记，是我，喝醉了，到这儿找水。”巫仁清结结巴巴地说，恨不得有个地缝可让自己立马消失。

第十五章 挽回颜面

182

但古凤琴再次见到石榴后却念叨着要石榴尽快找到婆家。她心里想，只有这样，她才能尽快挽回颜面，而且也才能感觉到女儿有依靠了。石榴所有的物质与事业回馈，在她看来都是不足道的。

第十六章 围城之痛

198

当石榴怀孕四个月时，已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但这个美好的日子里，发生的事却不见得总会令人快乐，一件令石榴伤心欲绝的事发生了。

第十七章 人间

233

田啸风听着点点头，虽然石榴轻描淡写，大包大揽，但田啸风还是敏感地感受到石榴的辛酸和无奈。深邃的眼睛幽幽地看着石榴复又叹道：“还记得当初我说过的话么？除了我，这辈子不会有第二个人会宠你到连同你的缺点一并宠。”



30年，在人生的长河中是多久？很短？很长？很长！很短！短而长，长而短。

一个女人，从一个初生的婴儿，生长到不谙世事的小娃娃，再一步步长成为窈窕的少女，以至于慢慢蜕变为成熟的少妇……一个女人，一个山区女人，一个美丽的山区女人，她这一生要经历多少甜酸苦辣？

红颜薄命？一个女人行走的人生历程中，有梦，有笑，有泪。蓦然回首，生活仿佛由一串串挫折构成，唯有一点不变的定律便是：跌倒了，起来；再跌倒，再起来……越来越淡然，越来越勇敢，前行再前行。

这是责任，也是命运，是与生俱来的无可否认的选择。

石锤的爸爸老石在接到电话后，却高兴得晕头转向，一迭声地说“好好好，是女儿，好。”正开着庆祝大会的他匆匆请了假，然后就急忙打电话告知女孩儿的大伯，大伯听了也同样高兴，竟然说，“阿弟，这下好了，日后死了就有人哭葬啦。”

第一章 石榴花开

1974年3月8日，全中国都在欢天喜地念着毛泽东语录，各行各业都在召开大会庆祝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这一天，在粤东边陲小镇一个叫石榴坡的山村里，一个女婴呱呱坠地。

石榴坡村顾名思义，是因为盛产石榴而得名。该村坐落在一个三面靠山的半盆地中，村前是一条蜿蜒流向潮汕方向的小河，美名曰石榴江。石榴江在当地颇负盛名，因地处山区，且极少受机动船只污染，蜿蜒的河水白练似的清澈见底，清清的河水上，偶尔的声响便是一两句人工渡船上的号角声；河的两岸，绵延数十里种满了石榴树，每年的七月里是石榴花开最红的时节，薄而鲜活的花瓣一团团地簇拥着，红艳艳地倒映水间。花红水绿，美

不胜收，以至于多年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了，山里的人们往往要自豪地把这十里红榴与日本的樱花相比较。山高皇帝远，这二十多里的石榴在十年动乱中竟没被当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而是顺其自然地保留了下来。花儿越开越勇，果子越结越硕大。地灵人杰，石榴坡的女孩儿都因之而有花儿般的颜面。这个小女婴也不例外，虽然投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但小人儿还是粉团儿般可爱，小小的樱桃嘴更喜煞了接生婆，她满是慈爱地对孩子妈说：“凤琴，多可爱的女儿呀，刚出生就显了眉清目秀。”可是产妇却没有丝毫的欢喜，微微闭着眼，嘴角很无奈地抽动了一下，算是回答。接生婆很快就明白了原因，连忙安慰：“才头胎哩，接下来要生多少个男孩就有多少个。”古风琴这才笑了一下，心稍稍宽慰了些，用微弱的声音对接生婆说：“他婶，孩子放我枕边，让石锤去打电话告诉他爸。”

在门口一直等候着的小当家、12岁的石锤听说生了个妹，不知有多高兴，听了吩咐，兴高采烈地就往大队合作社跑。因为太兴奋，所以就跑得特别快，跑在山石铺就的乡村小道时，不小心摔了个跟斗，大脚趾甲硬是生生地掀起一个角。十指连心，趾甲撕裂的疼痛令他痛得大叫，疼痛难忍中，小少年慌忙蹲下，在小道边扯了束干草止了血，然后丝毫不敢怠慢地又往前冲。

一个小山村，就合作社那儿才有一部老式的手摇电话。

小女孩的妈古风琴是两个男孩的后娘，1米65的个儿，当姑娘时是村里最水灵的一朵花，然而也就因为长得太过标致，而且又是姑娘堆里百里挑一的高中毕业生，所以找对象时眼价儿也就特别高了。农村的小伙子看不上眼，城里的呆小子提不起劲。这么一挑再挑，连媒人婆都懒得再上门，直到快奔30的年纪还待字闺中，别提古风琴的娘有多急，就古风琴自己也急了，一时间没了主意，不用务农时，也止不住地眼巴巴望着村门，不知何日能风光嫁出。而在县城，一个叫老石的镇办主任，因太太在生孩子时难产，母女双亡，此刻正急着想找个人照顾家庭。耳长的媒

人婆听了，一拍屁股，认定这也算天作之缘，便努力地上门撮合。这时，古风琴的娘已拿定了主意，这回一定要把女儿嫁出去。她老人家虽然想着自家闺女一个大姑娘家一出阁便要做两个孩子的后妈很不是滋味，但谁叫女儿在大好光阴时那么挑拣呢。要知道女孩儿的好年华，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当妈的在心里感慨了一阵，便安慰闺女说：“凤琴呀，男人大几岁会疼人，而且是国家干部，两个孩子都吃商品粮，不用你操心饭碗。”古风琴便这么嫁了过来。

古风琴虽然心慈，而且又年轻，但总希望头胎是个男孩，这样心里才能亮堂些。“做人的后娘受气呀。虽已有两个男孩，却没有一个是从自己肚皮里走出的。”石锤走后，古风琴幽幽地对接生婆说：“女孩子终归是女孩子，将来不能指望着养老。”

石榴因此注定没有因为是头胎而博得当妈的喜爱。

石锤的爸爸老石在接到电话后，却高兴得晕头转向，一迭声地说“好好好，是女儿，好！”正开着庆祝大会的他匆匆请了假，然后就急忙打电话告知女孩儿的大伯，大伯听了也同样高兴，竟然说，“阿弟，这下好了，日后死了就有人哭葬啦。”

老石没有觉得这死字在这大喜的日子其实是一种忌讳，乐呵呵地接过话茬：“对，有人哭啦，有人哭啦。”

石榴生命的轻重在出生这一天就得到了生与死两种截然不同的答案。

老石放下电话，立马骑上 24 寸的永久牌双杠自行车向 10 里外的丈母娘家奔去。

老石直接奔向村口的小学礼堂里，那里也同样开着庆祝会，妇女主任正在台上豪情万丈地为妇女们的解放作着报告。老石奔向人堆里找出了丈母娘，丈母娘对老石的突然到来大为惊诧，当获知缘由后，连忙回家收拾了衣服，坐上老石的单车后架，就往女儿家里赶。

一路山路一路颠簸，当妈的心里被颠得七上八下，毕竟是头

胎，而且又那么大的年纪生产，哪能不牵挂着女儿的身体。

好不容易到了家，风尘仆仆一脚迈进家门，不顾满面灰尘，老石抱了婴儿就亲，嘴里不由自主又唠叨出那句话：“以后爸爸死了有人哭葬啦”。丈母娘呸了一口：“大吉大利，这大喜的日子别讲这倒霉的话。”

吃了饭，从部队里文官转业的老石翻了翻字典，给女儿取了个清新的名字：“石榴”。他解释道：“石榴花生命力很顽强，美丽而向上，而且女儿又是生在这满坡石榴都发芽吐穗的三月。”

从此，小女婴在粤北的石榴坡村便有声有色地发了芽，在妈妈的背带上开始了婴儿时代。儿孙一大把的奶奶并没有因石榴的可爱模样而特别欢喜，当老石心疼妻子央她帮忙照看时，壮年时便守寡的老太太扔了一句话：“谁的都不看！那么一大堆帮得了这个帮得了哪个，我把你们拉扯成人就已完成了任务。”就这样，石榴从满月后便一直被妈妈背着出工，风里来雨里去。乖巧的石榴像明白妈妈的辛苦似的不哭也不闹，很少病痛，像坡地里的石榴花们，静静地长在风雨里。古风琴因此而越发地觉得她的存在是一种附在的自然物，如同随身穿着的衣服，很随便地接受着她。

春去秋来，准备秋耕的时候，石榴的生命经受了第一次挫折。年幼的她要离开妈妈的怀抱，必须一个人独自到遥远的外婆家。

10月里的一天早晨，古风琴突然间有了强烈的妊娠反应。这时石榴刚满6个月，为了照顾腹中的胎儿，古风琴想都没想就把石榴送到了山外的外婆家。

石榴第一次走出山门时，石榴坡的红石榴在8月时花儿就谢了，10月，正是石榴果泛着暗红的光，沉甸甸压满枝头的时候。石榴果是村里公有的，再过一个月就可下树，刚好给妊娠初期的古风琴解馋。

外婆家住在古川平原的村子里，古川素有粮仓之称，景色怡人，生活属于可解决温饱的那一种。对这个只有6个月就必须寄人篱下的小生命，外婆特别心疼。外婆本名叫林菊，嫁了古风琴

她爹后，名字也一并省掉了，别人都唤她作古叔婆。古叔公在古道三岁时就去了天国，所以这古叔婆也是个苦命人。外婆的家里还有一个教书的舅舅古道和只有初小文化的舅母陈连娣。就在石榴来了半个月的光景，舅母也生了个女儿。满是狭隘思想的舅母并不喜欢石榴，虽然碍于婆婆的面子，不至于对石榴拳打脚踢，但眼神从未慈祥过。

小小的石榴倔强地日长夜大，三岁多时已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孤独的她感觉到自己可偎依的就是跟着自己“出阁”的一只小拨浪鼓。为了不被同龄的表妹抢去，晚上睡觉时就把它塞在枕头下。小小年纪的石榴心中已充满了自卑的感觉，知道自己是寄人篱下，知道只有外婆是爱自己的。

看着小石榴越来越忧郁的眼神，因距离而令母爱日益浓厚的古风琴对石榴充满了歉疚，想接回石榴，但又无能为力。她只能尽量地往娘家送东西，以博得陈连娣一笑，每次来都很讨好地买一些生活用品送过来。陈连娣见了东西是皮笑肉不笑，也会很做作地夹一些菜放在石榴碗里，但古风琴一走，陈连娣的脸部便又没了好颜色。

终于有一天傍晚，石榴还是被舅妈打了一顿。

这天天快暗下来时，大家准备吃晚饭，古叔婆在厨房忙着收拾碗筷，蒸饭的大生铁锅搁在厨房门口的地板上。石榴隐隐闻到了一阵肉香，这个肚子饿得咕咕叫的小女孩子便像猫一样溜进厨房，悄悄地打开锅盖：“好香啊”。夹带着咸菜干味的浓郁肉香扑鼻而来，一排琥珀色的泛着油光的猪皮诱人地躺在黑色的菜干上。石榴飞快地抓了两块猪皮就往嘴里送，想都没想会不会烫手，三下五除二就全吞进了肚，吃完后，她情不自禁地把手指放进嘴里乐滋滋地吮着。偏偏在这时，插在衣袋里的拨浪鼓因大幅度的动作而发出不争气的“咚咚”声。

这响声引起了陈连娣的注意，她快速走进厨房，看到了敞开的锅和石榴油亮的手指，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揪过石榴干草般

的头发，骂了声“死妮子，敢偷吃，弟弟妹妹不用吃了吗？”照着女孩儿粉嫩的小脸蛋啪啪就是两巴掌，霎时，十个血红的指印稳稳地落在两颊。石榴拼命地忍住眼泪，满是恨意地盯着陈连娣那张扭曲的脸。这倔强的样子镇住了陈连娣。她愣了愣，底气不足地转身走出厨房，气咻咻地说：“下次再敢偷吃，有你好看！”

看舅母走远，可怜的女孩儿忍不住哭了起来，悲而压抑。小小的她此刻心中满是恨，恨她的妈妈，恨她的爸爸，恨他们在她那么小的时候就把她推出家门。

闻声而来的古叔婆轻轻地把她揽在怀里，浑浊得泪滴在石榴焦黄的头发上，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轻轻叹了口气道：“榴啊，头痒不痒，长了虱子没？外婆瞅瞅。”石榴止了泪连忙回道：“外婆，热的时候就痒。”古叔婆在家里是大忙人，田头地尾，灶头锅尾，没一处可缺了她。因为忙就顾不上给她常洗头，石榴的头发上就藏了虱子，然后又传给了她的表弟表妹。对这种情况，陈连娣每每都要迁怒于石榴，认定她是带来虱子的罪魁祸首，但却懒得帮她清洗头发。

“该除除这虱子了。”晚上，古叔婆叫过石榴和她的表弟表妹，用稀释了的剧毒农药敌百虫浸湿在她们的头发上。娴熟的样子，很有点今日发廊妹给洗头客们上洗发水的架势。

古叔婆把敌百虫用水稀释了，湿湿地搓在石榴三姐弟的头发上，然后用毛巾牢牢扎稳，一切搞妥当后就如释重负地说：“好了，明早醒来虱子就全死了，串在头发上的虫卵也死了。”三姐弟听了就很高兴地嬉闹了一阵，依着外婆安安稳稳地睡去。

这三姐弟，石榴最大；古道生的女儿是老二，叫古如玉，如玉这女娃性格温和中带着几分固执，随和时像团刚和好的面，柔而腻，固执起来是刚从冰柜里拿出的面块，硬而干；表弟叫古如刚，长着大块头，是全家的宠爱中心，打出生起就过得无心无肺无忧无虑，像春天的竹笋，破了土就直直地往上蹿高。

表姐弟三人平日里相处得很好，像亲姐弟一般。

躺着婆孙四口的屋里弥漫着农药的呛人怪味。闻着这味，外婆自言自语地说，这药力要是不够虫卵就杀不死，接着又检查了他们的头发，看头巾扎稳没有，这才放心地睡去。

半夜里，农药搽得最多的石榴晕晕乎乎地做了个恶梦，梦见自己的头很痛，而且痛得在地上打滚，在梦里她痛得拼命地喊着妈妈，很痛苦的样子。

这奇怪的“啊啊”声吵醒了古叔婆，她连忙坐起来，摇醒石榴，着急地问道：“怎么回事，阿榴，怎么啦。”石榴很痛楚地扯着头巾迷迷糊糊说：“外婆，头很痛。”古叔婆听了，这才安下心来，“没事的，可能农药放多了，来，把毛巾摘了。”说着便扯去了石榴头上的毛巾，一股呛人的农药味立马气冲冲地扑了过来。

头巾一摘掉，石榴便觉得沉沉麻麻的头皮一下子轻松了不少，很快昏昏地又睡了过去。古叔婆很高兴地对着睡熟的石榴说：“阿榴乖，到早上醒来帮你洗头发，虱子就洗掉了。”

第二天一大早，古叔婆就打了盆温水，叫石榴把眼睛眯了，用勺子舀着水帮她冲洗了头发。洗完头，石榴觉得很舒心，头不痒了。两个弟妹早有陈连娣照顾，也洗得干净利落。

石榴本来很希望古叔婆能时常帮她洗头发，但古叔婆很忙，特别是夏收农忙时节，要做饭洗衣，还要种菜种田。石榴知道她不能太麻烦自己的外婆。这用农药敌百虫除虱子的事一年要经历好几次，药放多了的时候，石榴就感到头很痛，有时甚至会觉得恶心，因为怕这种感觉，所以她就尝试着自己洗头发，在同个祖屋的远房表姐姐古秋萍的帮忙下，石榴 5 岁那年就不用古叔婆洗头发了，这才摆脱了敌百虫农药的困扰。

表姐姐古秋萍也就成了那时候石榴最好的朋友，最值得信赖的亲人。

石榴的心里其实是很思念父母的，她很希望他们能常来看她，但是每次他们来时，却又倔强地不肯叫他们一声，甚至一句话也不跟他们讲。看着女儿这般待自己，古风琴叹了口气，老石见状

就小心翼翼地与古风琴商量：“是不是该将女儿接回来了，还可以帮忙照看阿囡呢。这样下去，她性格会越来越孤僻。”古风琴却不同意：“再过些时间吧，阿囡的身体那么差，隔三差五就要打针，我又要出工，阿榴这么小帮不了忙的，只会添乱。”

不远处跟表姐妹们玩着的石榴把这些话都记在心里，自怨自艾地想道：“妹妹才是爸妈的心头肉。”她把这话牢牢地印在心里，难受极了。

石榴在外婆家也有很开心的时候，见不到舅妈时她很开心，不受束缚时她野得像男孩子，样样来得：爬树摘果荡秋千，到田埂上捣老鼠洞，玩疯了甚至悠悠然骑在牛背上。在离一袋烟的功夫的一个老屋，住着一个很疼她的姨妈。这个姨妈叫古风莲，小古风琴两岁，石榴爱黏腻腻地唤她作莲姨妈。在莲姨妈家她最开心，老爱蹭到她那里。而姨妈每每见了石榴就会说，“榴榴啊，过来，姨妈煮了虾。”或说“榴榴啊，姨妈捞了河蚌，煮了白白的汤，过来吃一碗。”石榴就很高兴地蹦跳过去，一头扎进姨妈怀里，一会儿便像吃饱喝足的小狗般跳来跳去，有时她也会满腹心事地问道：“姨妈，我妈怎么不把我送你这里呢？舅妈怎么不喜欢我？我妈怎么不要我了？”莲姨妈就轻轻拍她的背，同样满腹心事地说：“榴榴，女孩儿命贱，姨妈有好吃的就叫你。”石榴往往会撒娇地说，“姨妈，我要洗头。”知道了敌百虫危害的莲姨妈很心疼地问“没用农药杀虱子了吧，还长虱子吗？”“早没了，秋萍姐帮我洗头呢。”石榴脆生生地应答得很高兴。莲姨妈却叹了口气说，“秋萍这姑娘自己做事都马马虎虎，怎帮你洗得干净。”摇摇头，就弯着腰从屋角找来珍藏着的饼状茶菇头，小心地敲下一小块，用白布包了，放在锅里熬了好一会，然后把酃酃的茶菇水倒在盆里，眼里满是爱怜地把石榴的头发彻底打扫，等头发干了的时候还用红绒绳给她扎了个朝天椒样的小辫子。

也许是寄养的原因，6岁的石榴比同龄的表姐妹要敏感得多也成熟得多，因此，在农忙时节，她不但要全心地照顾好表弟妹，